

目 次

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Ⅱ〕

独身者故事	(3)
比哀兰特	傅 雷译 (5)
第一章 比哀兰特·洛兰	(5)
第二章 洛兰家的历史	(13)
第三章 罗格龙家的历史	(18)
第四章 退休针线商的病理	(31)
第五章 比哀兰特初见世面	(58)
第六章 穷表妹投靠有钱亲戚的故事	(71)
第七章 家庭中的专制	(92)
第八章 比哀兰特和布里戈的爱情	(122)
第九章 家族会议	(135)
第十章 判决	(155)
图尔的本堂神甫	傅 雷译 (168)
搅水女人	傅 雷译 (244)
第一部 两兄弟	(245)
一 台戈安家和鲁杰家	(245)
二 勃里杜家	(252)
三 两个倒霉的寡妇	(259)

四	志趣	(265)
五	家庭中的大人物	(275)
六	玛丽埃特	(286)
七	菲利浦顺手牵羊	(301)
八	为娘的心怎么冷下来的	(319)
九	菲利浦的最后几手	(332)
第二部	一个外省单身汉的生活	(348)
一	伊苏屯	(348)
二	逍遥骑士	(359)
三	科涅特酒店	(372)
四	搅水女人	(383)
五	丑恶而平凡的故事	(401)
六	法里奥的大车	(412)
七	五个奥勋	(424)
八	马基雅弗利式的马克桑斯	(440)
九	戳了一刀	(456)
十	刑事案子	(467)
十一	菲利浦在伊苏屯	(481)
第三部	遗产归谁	(496)
一	承继人的参考资料	(496)
二	你死我活的决斗	(519)
三	鲁杰太太	(532)
四	圣女的忏悔	(544)
五	结局	(557)

题解	(569)
----------	-------

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Ⅱ〕

独身者故事

比哀兰特

献给安娜·德·韩斯卡①

亲爱的孩子，你是全家的欢乐，你身穿白色或粉红的披肩，就象夏日里威尔卑尼亚的树丛中飞来飞去的蝴蝶，受到父母的亲切关注，我怎能忍心献给你一篇充满忧伤的故事？书中的不幸，对你这样可爱的姑娘来说，是永远不会有，因为你美丽的双手能逢凶化吉。可是难道不应该向你讲一讲这些吗？安娜，在我国的风俗史中很难找到一则适合你阅读的奇闻轶事，作者无从选择啊。然而，当你读到你的老朋友寄给你的故事时，也许会明白你是多么的幸福。

你的老朋友

德·巴尔扎克

第一章 比哀兰特·洛兰

一八二七年十月，有一日天才透亮，普罗凡下城的小广场

① 安娜·德·韩斯卡，德·韩斯卡的女儿，时年十一岁。

上来了一个十六岁光景的青年，身上的衣着表明他照现代语言很不客气的说法是个无产者。那个时间，少年人尽可把长方形广场上的屋子一幢幢打量过来，不会受人注意。普罗凡河上的磨坊已经开工。水车声和上城方面传来的回声，在清冽的空气和耀眼的晨光中使环境格外显得幽静，哪怕一法里^①外在大路上经过一辆驿车，你也听得见车身上那些铁器震动的声音。

长里的两排屋子，中间隔着一行菩提树，建筑朴素，显出布尔乔亚日子过得安静，刻板。那地段毫无市面。有钱人家那种华丽的大门也不大看见；即使有也难得打开，除非是马特内先生府上，他是医生，不能没有一辆双轮马车坐着出门。有几家门面上爬着葡萄藤，也有爬着长枝条的蔷薇直到二楼，稀稀朗朗开着一大球一大球的花，把香气送进窗内。广场的一头差不多直达下城的大街。另外一头丁字式横着一条街，和大街平行，街上住户的花园一直伸展到河边，就是灌溉普罗凡盆地的两条河中间的一条。

广场的这一头尤其安静。青年工人认出了人家告诉他的屋子：白石门面，一排排的石头之间露出接缝的构槽；窗外装着半截的细铁栏杆，栏杆上嵌着黄漆的蔷薇花纹，灰色的百叶窗一律关着。假三层的屋面盖着石板瓦，顶楼上一共有三扇窗。一座山墙顶上装着新式的定风针，形状是个预备放枪打野兔的猎人。楼下大门口有三级石阶。大门的一边，一节铅管把污水通往一条小小的阴沟，可见里头是厨房。另外一边

^① 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有两个窗洞，紧闭的灰色护窗板上雕出鸡心形的洞眼，透进一些光线，看上去是饭厅。因为有了石级，屋基比较高了；每扇窗下，靠近地面露出地窖的出风洞，装着上漆的铅皮小门，门上许多洞眼还象煞有介事镂出花纹来。样样都是新的。经过修理的屋子，一切讲究的装饰都还新簇簇的，在别的旧屋子中间非常突出：会观察的人看了马上体会到告老的小商人的俗气和得意。少年人望着门面上的种种光景，神气又高兴又难过；眼睛从厨房移到顶楼上去的动作表示他在心中盘算。太阳的红光照出顶楼上只有一扇窗挂着卡里哥布的窗帘。少年人的脸忽然开朗，完全快活了。他退后几步，靠在一株菩提树上，用西部人特有的拖沓的声音唱出一支布列塔尼的情歌。布律吉埃^①作过不少可爱的歌曲，也发表过这一支。按照布列塔尼的风俗，村上的青年大多用这支歌向新婚夫妇道喜：

愿你们俩婚姻美满，
祝你新嫁的郎君，
也祝你这新过门的媳妇。

新婚的太太，
你如今受着金链的牵缠，

① 一种白色平纹布。

② 布律吉埃(1793—?)，查理十世的王室乐师，巴尔扎克此处一字不漏援用的歌发表在《充满激情的礼物》一八二四年第二期上，作为“模仿一首古老的布列塔尼民歌”的尝试。——原编者注。

要死了才能解开。

你不能再上舞会，跟我们一起作乐寻欢，
你只好看守门户，
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去跳舞。

你可曾心下明白，
对丈夫要忠诚到底，
爱他象爱你自己？

我献你这花球，请你赏收。
可怜世上没有不谢的鲜花，
你也没有长久的荣华。

这支地方歌曲，同夏多布里昂改编的《姊姊，你可还想得起？》一样优美，在香槟一带的布里区^①的小城中唱起来，一个布列塔尼女子听了必然引起许多回想。布列塔尼原是一个庄严古老的乡土，那支歌把当地的风俗，景色和人情的敦厚描写得非常真切。歌词所反映的现实生活有种说不出的凄凉情调，令人深深感动。平时很熟悉而往往很愉快的节奏，竟会唤起一大堆严肃，甜蜜，心酸的往事；这股力量就是民歌的特色，

① 布里是巴黎以东的一个地区，分作好几部分，香槟为其中之一。香槟一带的布里区小城就是指普罗凡。——布列塔尼为法国西部的古行省，原有的风俗保存最多。

怪不得音乐界对民歌有种迷信。因为迷信无非是民族经过了多少次革命和打击，始终没有消灭的东西。少年工人一边唱一边目不转睛的望着顶楼上的窗帘。第一节唱完了，毫无动静。唱到第二节，卡里哥布窗帘动起来了。“我献你这花球”一句才唱完，窗上便出现一个姑娘的脸。等到工人唱着情调凄凉而文字极简单的两句：“可怜世上没有不谢的鲜花，你也没有长久的荣华”，那姑娘已经伸出雪白的手小心翼翼的打开窗来，向工人点头招呼了。

工人突然从树下探出身子，在短褂下面掏出一朵金黄的花，在布列塔尼极普通的金雀花，但在布里很少看见，大概是那青年从田野里采来的。

姑娘轻轻的说道：“是你吗，布里戈？”

“是啊，比哀兰特，是啊。我到了巴黎，出来跑码头了。不过你在这儿，说不定我就在这儿住下。”

那时，比哀兰特房间底下的二层楼上，窗门吱吱格格地响起来。布列塔尼姑娘慌张得不得了，吩咐布里戈：

“快走吧！”

布里戈象受惊的青蛙，一窜就往磨坊那边的街道拐角上窜过去；那条街后半段折入大街——下城的主要街道。但他尽管溜得快，打着铁鞋的鞋子踏在普罗凡的街面上，二层楼上开出窗来的人在磨坊的水车声中还是分辨得出。

那人是个女性。男人们清早都睡得好好的，决不肯为了一个现代打扮的行吟诗人打断好梦，只有姑娘家才会被情歌惊醒。所以那女的是个姑娘，而且是个老姑娘。她手势象蝙

蝠似地推开百叶窗，向四下里张望；布里戈早已去远，只隐隐听见他的脚声。我们的眼睛看了最不舒服的莫过于大清早窗口出现一个难看的老姑娘。出门人经过小城小镇自会见到许多有趣的怪事，可是遇到这个景象也要吃不消，觉得太不愉快，太丑恶了，要笑也笑不出。那个耳朵极灵的老姑娘当时一点装扮都没有，既没有假头发做的前刘海，也没有领圈。她象老婆子一样脑袋上包着一小块塔夫绸的黑头巾，式样难看无比，睡帽在床上扭来扭去，推到脑后去了，头巾也露在睡帽外面。披头散发的模样使她神气格外凶恶，象画家笔下的妖婆。脑门，耳朵，颈窝，都没有遮盖好，显得一味枯干；僵硬的皱裉红得好难看，把短袖衬衣褪得发白的颜色衬托得愈加分明。衬衣的领口扣着扭曲的带子，敞开了一半，露出的胸脯和不怕出丑的乡下老婆子的胸脯差不多。瘦削的胳膊好比一根竿子，不过外面包了衣服罢了。那位小姐站在窗口显得个子高大，因为她的脸厚实开阔，令人想起某些瑞士人的其大无比的面孔。她的相貌整个儿不成格局，主要的特色是线条僵硬，皮色刺眼，神情的冷酷便是专门研究相貌的人见了也会厌恶。这些浮面的表情有什么变化的时候，不是堆着生意人招呼顾客的笑容，便是露出一副布尔乔亚的蠢相，倒象忠厚老实，跟她来往的人很容易当她好人。屋子是她和兄弟俩共有的产业。兄弟在房里呼呼大睡，哪怕以音响宏大出名的歌剧院乐队在旁演奏，他也不会惊醒。

老姑娘眼皮几乎老是带点儿虚肿，眼睫毛很短，浅蓝眼睛又小又冷酷。她把头伸出窗外，抬起眼睛朝顶楼上望，想望见

比哀兰特，望了一会觉得无法可想，便缩进屋子，动作赛过乌龟头伸出壳来又缩了回去。百叶窗关上了，广场上仍旧静悄悄的，只有进城的乡下人或是早起的人偶尔有些声响。屋子里只要住了一个老处女，就用不着看家狗；事情不管多么小，她没有一件不看见，不推详，不作出各式各样推论。所以刚才的情形不能不引起老姑娘严重的猜疑，展开一场家庭惨剧。倘若读者允许我把家务纠纷也叫做戏剧的话，这类场面虽然无人得知，也照样惊心动魄。

比哀兰特不再上床。布里戈的出现对她是桩了不起的大事。黑夜本是受难者的伊甸园，比哀兰特白天不能不受的折磨和烦恼，夜里都能逃过。有一首民歌，记不起是德国的还是俄国的，其中的主角觉得黑夜才是快乐的生活，白天只是可怕的恶梦；比哀兰特就有这个感觉。她早上醒来感到愉快还是三年来第一次。童年的往事在她心中唱出甜蜜的诗歌，声音又优美又动人。第一节歌她是在睡梦中听到的，第二节使她直跳起来，听了第三节她惊疑不定，遭难的人多半是怀疑派。外面唱到第四节，她已经光着脚站在窗口，身上只有一件衬衫，认出唱歌的是童年的朋友布里戈。啊，不错，是那种方襟的短褂，短小的衣摆笔直向下，两只衣袋在腰里晃来晃去，地道布列塔尼式的蓝呢短褂，粗糙的鲁昂布背心，扣着金鸡心的布衬衫，大翻领；耳环，笨重的皮鞋，从上到下的纹缕襖成花一搭白一搭的蓝布裤，从头到脚是布列塔尼的穷人打扮，用的料子又粗又结实。背心和短褂上那些菱形的大白纽扣，比哀兰特看着心儿直跳。她一见金雀花，眼睛都湿了；可是心中才浮

起甜蜜的回忆，立刻被一阵强烈的恐怖压了下去。比哀兰特想到表姊可能听见她从床上起来走到窗口；她猜到老姑娘的心思，向布里戈做了一个慌张的手势要他走开，布里戈看着莫名其妙，可是马上照办了。

这种不假思索的服从活活表现出纯洁而死心塌地的感情，那是古往今来偶尔在世界上出现过几回的，正如 *Isola Bella*①上的芦荟，一百年内开两三次花②。谁要看见布里戈溜走的样子，看到他凭着极天真的感情，极天真的表现他的英勇，怎么能不暗暗赞叹呢？比哀兰特·罗兰正好足十四岁，雅克·布里戈和她是天生的一对。两个还都是孩子呢！比哀兰特看见布里戈被自己的手势吓得魂不附体，拔脚就逃，不由得哭了。她回身坐在一把破靠椅上，面对一张小桌，壁上挂着一面镜子。她把胳膊肘子搁在桌上，两手捧着腮帮出神，坐了个把钟点。她想到布列塔尼的沼泽区，想到庞奥埃勒小镇，小雅克替她在老柳树底下解下一条小船，在池塘里划着玩儿，险些儿出事；又想到老态龙钟的祖父祖母，病容满面的妈妈，一貌堂堂的布里戈少校，以及整个无忧无虑的童年。那仍旧是一个梦，在灰暗的背景上照出几道快乐的光彩。

在睡梦中弄绉的小睡帽底下，蓬蓬松松露出一头美丽的浅灰头发；睡帽是她用竹布自己做的，四周钉着管子形的绉边。太阳穴两旁的头发卷儿散在灰色纸卷外面。压得扁扁的粗辫子松开着挂在脑后。白得过分的脸说明她害着少女们可

① 意大利文：美丽岛。意大利风景优美的马约湖中的包罗美四岛之一。

② 多肉植物芦荟百年内开两三次花，至今仍为家喻户晓的讽喻。

怕的一种疾病，医学上的名字倒很好听，叫做萎黄病。这种病往往使人没有血色，食欲不振，身体内部失调。浑身的皮色象白蜡。脖子和肩膀象枯草一般惨白，怪不得交叉在胸口的胳膊那么瘦。比哀兰特害了那个病，脚也似乎软绵绵的格外细小。衬衫只遮到膝盖，裸露的部分软弱无力，血管发青，没有一点儿红润的肉色。当时她受了寒气，嘴唇发紫。嘴角上堆着凄凉的笑容，细巧的嘴巴露出一口又小又美的透明的牙齿，洁白无比；细气的耳朵，略微带尖而很大方的鼻子，虽然浑圆可是很清秀的脸蛋，配在一起十分调和。这张迷人的脸，全部生气集中在一双眼睛里，浅褐色的虹彩洒着黑点，在深沉而活泼的眼珠四周放出闪闪的金光。比哀兰特早先性情快活，如今却抑郁不欢。在刻划分明的眼睛的轮廓上，在神气朴实的脑门上，在短短的下巴颏儿的两面，都还留着当年欢乐的痕迹。眼睫毛很长，罩在带着病态的颧骨上象画笔的锋颖。因为皮肤白得过分，脸上的线条和许多小地方越发显得细腻。耳朵竟是雕塑家的杰作，可以说是云石雕出来的。比哀兰特的痛苦不止一端。也许读者要知道她的历史，让我讲给你们听吧。

第二章 洛兰家的历史

比哀兰特的母亲是普罗凡城内奥弗莱家的小姐，跟那所屋子现在两个业主的母亲，罗格龙太太，是异母姊妹。

奥弗莱先生十八岁结婚，六十九岁续娶。前妻只生一个

女儿，相貌很丑，十六岁就嫁给在普罗凡开小客店的罗格龙。

奥弗莱的填房也生一个女儿，可是长得漂亮。因此后果很奇怪，奥弗莱的两个女儿年龄相差极大：第二个女儿出世那年，前妻的女儿已经五十岁。罗格龙太太的后母生下小妹妹来，她自己的两个孩子都已成年。

老风流的女儿十八岁，逞着自己的心意嫁给帝国禁卫军中的洛兰上尉。一个人动了爱情往往会有野心。上尉急于要爬到上校，进了作战部队。营长夫妻俩从奥弗莱先生奥弗莱太太手里得了一笔津贴，心满意足，在帝政时代忽而开战忽而和平的局势之下，不是在巴黎出风头，便是在德国各地跑来跑去。那个时期，早年在普罗凡做食品杂货生意的奥弗莱老头死了，死的时候八十八岁，根本没来得及安排遗产。开过小客店的罗格龙夫妇偷天换日，把老头儿的产业吞了一大半，只剩下丈人在小广场上的屋子和另外几亩地留给老奥弗莱的寡妇，洛兰太太的母亲。那位太太守寡的时候年纪只有三十八，和许多寡妇一样打错了主意，存心再醮，把婚书上指定给她的屋子和田地卖给奥弗莱前妻的女儿罗格龙老太太，然后嫁了一个姓奈罗的年轻医生。奈罗把她的家私花得精光；过了两年，她郁郁闷闷，潦倒不堪的死了。

因此，奥弗莱遗产中可能派给小女儿洛兰太太的部分大半不知去向，只剩下八千法郎左右。格兰少校在蒙特罗^①一仗中阵亡，丢下二十一岁的老婆和一个十四个月的女儿；全部

① 指一八一四年二月十七日拿破仑在蒙特罗的一次胜仗。

家私除了应得的抚恤金以外，只有洛兰老夫妇将来的遗产。两老在庞奥埃勒做零售生意，庞奥埃勒是旺代地带的一个小镇，那个地区就叫沼泽区。

阵亡军官的父母，比哀兰特的祖父母，专卖建筑用的木材，石板，砖瓦，铅管之类。不知是能力不济还是运道不好，他们营业不振，只能过一个苦日子。一八一四年拿破仑下野，进口货突然大跌，南特城中有名的科利奈商行宣告破产，把洛兰的两万四千法郎存款倒掉了。因此儿媳妇回到老家去很受欢迎。少校的寡妇带来八百法郎一年的抚恤金，在庞奥埃勒是笔了不得的数目。姊姊姊夫派给洛兰太太的八千法郎，因为彼此住得远，拖拖拉拉经过了许多手续才寄到；洛兰太太拿来交给公婆，公婆把南特城内的一所小屋子给媳妇做抵押品；屋子勉强值到万把法郎，一年收三百法郎房租。

一八一九年，洛兰军官的寡妇，在母亲结了倒霉的第二次婚以后三年，差不多和母亲同时过世。老奥弗莱和年轻老婆生的孩子先天不足，娇弱，矮小。沼泽区气候潮湿，对她身体大不相宜。丈夫家里的人要留她住在本乡，口口声声说世界上再没有比沼泽区更卫生更舒服的地方，当年夏雷特^①就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寡妇受到的怜惜，照顾，抚爱，可以说无微不至；她死后，旁人还称道两老待媳妇的好处。有些人认为军官的寡妇肯住在公婆家，多半是为了布里戈，旺代党中的一

^① 夏雷特·德·拉孔特里（1763—1796），旺代党人首领。大革命前是海军军官，一七九三年三月领导旺代党人叛乱，曾参与围攻南特城，后转战普瓦图沼泽区。一七九六年被捕，在南特被判处死刑。